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考古編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考古編

一



中華書局

1287

2574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考古編· /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北京:中華書局,2009. 4
ISBN 978 - 7 - 101 - 06257 - 1

I. 中… II. 中… III. ①社會科學 - 文集②考古 -
中國 - 文集 IV. C53 K87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19602 號

責任編輯: 焦雅君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考古編

(全五冊)

中華書局編輯部 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16 · 300 印張 · 40 插頁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700 冊 定價: 1980.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6257 - 1

○○年正月元宵の事例第三回の如き翁翁の如き

卷一
詩

清光緒廿八年夏到達接洽。供給院方對事務推誠之殷。
嘗謂之曰。宣於通風奉迎一。事涉未便。無事可
與廢除。以利舉。研究機關在中國本為公劇。社會却
不加贊美。設立之意義。如不將短時即為公劇。則
由來已久。實無以如稱。此皆多以公劇為名。而充甚。得
無更復言。令人倍加懷念。一卒生也。乃之喪中
一言語。稱其
於前之深好。雖有副惠下。大為。其平日專利私財。不以
為公。當年若不如此。今日成就。乃為盛矣。累叨年事。每假公私。多有
便利。可之至二年之單行。一出生七十。有利可生六七故。不患終身
不遇矣。創始艱難。終亦裕

亮家
！ 83
乙、
三
18

再第于十四年六月五日平

卷之三

+
69
4
—
5

圖一① 傅斯年函稿

油印重章
毛氏
書之
及
此稿
一朱道之
印重章
亦
一

函稿
傅斯年

圖一② 傅斯年函稿

丁

集外詩評

卷之三十一

事与书物，已如其往。特将清言以闻，并
有厚幸以托也。敬此奉手书，俟（待）
到，当再写。此复。此复。此复。此复。
成。

當時的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想、軍事等各方面都處於極度的動盪和混亂之中。清政府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不得不採取一些應對措施。例如，1901年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辛丑條約》，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屈辱性條約，它使中國完全喪失了主權，並進一步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程度。同時，清政府還開始進行一些社會改革，如廢除科舉制度、設立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等，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父亲觉得这样好，就把这株树移植到别的地方，虽然移植后没有成活。

“经济大恐慌”。一年以后，我们小组同志，抱着坚定的信念，已有了很大成绩。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家加入，把你的民权扩大起来，你的潜力把你们的经济做一个大发展，而且你的条件这样好，我们希望这个小组能够继续存在。

卷之三

• 11

稿《集刊發刊辭》《元培蔡圖二

圖三①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讀鶯鶯傳

陳寅恪

太平廣記錄僧雜傳記載有元稹鶯鶯傳即世稱為會真記者也。會真記名由於傳中張生竹枝及元稹所續之會真詩其事與會真一名同亦當時習用之語。今道縣麻陽寺有唐天祐十年進士洪州施君昌書于壁上。山居仙會真記五卷李竦竹編集多起於唐人。然其書當是金元向道流依化有之。見於宋書鶯鶯傳。部首則謂其書在宋前未自彌補。其中雜有後人依承之處固不足怪。但其書省略甚可憐。目不錄。故所錄者僅為會真記之名实。是何羞哉而已。宋神宗時戶光祿為僧大真人。繼高後來有真諾真經諸名。故真字即與仙字同義而爲真。即墨仙或名仙之謂也。又宋朝人已修真仙女杜麗香。是係翠華之世。或風流傳至於唐代。仙女之二名。遂多用作妓艷婦。今代以之目娼妓者。其例體不自這志學。即全唐詩宣州所收施肩吾詩言之。如及第後復夜訪月仙子。

自昔詩琴絕後。新志因及第年。是追天上桂。夢彷月中仙。

贈仙子

微冷雪魄帶紅萼。更取金杯鴻玉將鳳管。
窗前未足撓眠秋月憶。夢郎。

即是二例。而唐代進士貢舉與倡妓之密物。則
詳載宋北里志及韓偓香樹集等。又可證此說。蓋
實指唐初易祓長安而言。非謂朱雀門也。而段鉤竹編之序。據集之舊。則

圖三(2)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仙姑

字在窟人善太宗夢中之酒瓶也。金口真人二字之是後
既得碑定於夢中之夢。宋高僧時社會中有等
人物及微之竹以故作此文。自敘之主旨。與夫後人所持
解釋之妄評皆可以一考寔難明矣。

趙惠幹傳錄伍載王性之雜傳奇夢寫事略云：

清源莊季祐為崔玄、友人楊卓本者得他之所作嫁
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夢至軍山，微之有得者，其家
備至，則所謂傳者，蓋其之自叙特假他姓以避目。
僕退而考他之易傳集，不見所謂鄭氏法主，當僅玄所收
未完，或別有他本尔。又徵之作陸山妙志云予外祖父授
睦州刺史鄭濟，白寧王作微之母鄭夫人也。并言鄭
濟女而唐崔氏渭水宮主，即鄭氏女也。則夢馬者，崔
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王傳今付謂鄭氏為果誤之。往
者也。鄭氏為微之先賢，知史更以傳生也。當皇元之
命端叔本同竹自出而厚注出黃帝之後，元也亦
引元。

董枯學易傳方相之自敘之作，其所謂張生即相之
化名，此固不可疑。但相之竹，更為陽相之故，則殊
不易解。新傳書言武陵房說傳云：

劉后高言向諸佛之言曰：「族皆奉張生之號，則上古
乃多有姓李者。」
武后至相節為幽野。夫世稱氏族之記始於董枯者，多
失之。以之易為張氏者，得同於董第之故，則方時之
甚深，不知相之竹，必有取於張氏也。張生性之說之
不可通，多借洋辭。劉志高之文中男女主人之姓，皆
用前人著述之姓，其此為會真之事，故然亦可謂以

圖三③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前題風行，每以張文成造仙窟中男女事，
舊稱如後來劇中王魁梧齋小說，千奇萬幻比，此
本古今文學中之常例。史記造仙窟之作者，舊來自
謂李陵河源於橫石山窟，得遇崔十娘等，其故
事演成鶯鶯傳於唐詩三佳，豈第故夢而不可改易
其真姓，且告白者，述本身事實言作，如

下官答曰：前於宜更已入甲科，後屬吏部郎高
高第，序列後廟內道小學所。宜其事附寧州
等語即是其例。但崔十娘等則非真姓，而其所以假
託有住者，是董卓為北刺清獻之弟第一高門，故崔娘
之称實與其他文學作品所谓崔家娘者相同，不過
一屬江左高門，一是山東甲族，南北之地域雖殊，其為社會
上貴婦人之沒你，則無少異也。又楊巨源御元微之會
真事詩云：

清漪鴻郎玉不爭，中庭蕙草雪消冰。
多情思腸斷，董娘一紙書。
楊侍郎所謂董郎指元傳之董女，而者俱是
使用董林也。董元傳之董娘，而李董娘之董娘，
崔之娘人以實之，則與拘措楊詩之董娘，為真出於
蘭陵之董女，豈非同一大事耶？
又觀於牋之自叙，此段因緣之別一清，即才調集後漢詩者
云：

昔翁夢游忘宿，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
趣，清冷漫漫，漫漫流盡，節苦闇向深，遇盡深林竹，
林路及白樂天和以清句，夢云：

昔君薄遊春，夢遊仙山曲。恍若有竹馬，似愴平生欲。
尋尋昔日浦水濱，入林化若。

則似與偶，入林竹馬游仙處。之官處及其稚李，之桃亦有會。
會之言，蓋指之繁用文承舊奉以作傳文，國學矣。所詒
知者如望，則世人標於崔氏家傳以示合，彷彿造鄭恒莫盡意
以證亡女，不憚廢人後者為所標，抑且好事欺人乃妄矣。

夫學士不嫌崔，或者真如傳文所言乃鄭氏之妹出而嫁之。
累派從母之女耶？據白居易詩集武伍唐河南元府君夫人
榮陽鄭氏之母。墓誌銘略云：

夫人父齊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出記陽德氏。
天下有五甲姓，榮陽鄭氏居其一第。重德官爵
有國步在，鄭之鵝鴨婚媾有家牒在。

夫櫻萼之文，雖有淑美，而猶之母氏出於士族，自無子信。
然願之夢，於春清氣，其与誓寫。一段因緣，有
我刻石有花時，俱作懷仙句，浮生轉瞬，應道惟加璧固。
近作夢，仙詩，獨惜事出前題，但有其說，不知其人。亦知其
肺腑一毫，何足云良時事。婚事。
之語，白樂天和此詩其序，亦云：

重為足下陳夢，雖有以甚惡者，知婚事。謹以
以至感者。

其詩復云：

心驚晝月覺，夢斷短裙雅。猶與宿歌不重向，母
光從林上，歸門女清音。那知民謡勝之。
又韓昌黎集，蘇軾詩，皆宋元名句，皆北學之元韻。墓
誌銘略云：

圖三5 陳寅恪《讀鶯鷯傳》稿

嘗射禽中夏卿，雖非衣氏真率女，則平父家相耀卿，夫人
於嘗射為李女，後更之，選婿得今鄉史河南孟頫。
餘曰：
諸歌頌人，爰及宗親，女子之事，有以幣帛具，夫人之先累
公累卿，有茲外祖，相承唐明。
據元白之詩意，俱以萬少取贍，皆有幣馬，因得而視之。
不是道復觀昌黎之詩，大抵皆昔之姻族之頭歸，蓋可
見草叢與鶯之差別，純在社會地位門第，高下而已。
聖則鶯，所出必非高門，實失可疑也。唐世倡拔行佳語，
尤高門，如太平廣記韓湘子傳，亦將所據霍小
王傳略云：
大曆中，蜀西李生名益，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振第，候
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
求名媛，久而不諳，因安有媒餧十二娘，至有二仙人，
宋崇信（似爲代社會）謂在下界，問其名居，銕具說曰：故霍王
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清音，即王之寵婢也。
王之有夢兒，諸兄嘗以其出自寒賤，不甚收錄，因
分與次男，財產居於外，易易嫁為鄭氏。
及是，懷害沒友，識上舞娥，異條參違，其略云：
李八座，謂澤州府上有舞柘枝者，顏色麗絕。
詰其本末，乃故姑蘇李生也，生後又嫁之，生之妻，
亞卿之妹，南歸，嫁予某，某之妻，生之女也，御之能
彈琴，公神香，每節，常使某持之，某不遺，但不遺洋也，考之，
九十六年丙辰元年，李卿歸之，為明頤親等事，在大和七年，用去三十
老夫舞女，即意指之，李生夏卿之遺物，真美矣，三十餘年，其相傳，
可證一端。雖相季，與之同，口與筆，微其相異，口之送
選士嫁之。
皆是其事，其事當日之人，始妄言之，亦始妄聽之，其事
之為者，其事。

圖三⑥ 陳寅恪《讀鵞鶴傳》稿

若鵞鶴之果出高門甲族，則無事矣。惟其非名
家之女，舍之而別娶，乃可見於時人。蓋唐代社會不尚世朝
之舊俗，詩聖人云高下此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
（宋女）與住而不由媒，謂為社宿，所不齒。此類似達慧
者，且為治史者所知，故不具論。但明乎此，則傳之所作
鵞鶴傳直係其自身也，乱於實事之事迹，絕不为入
少熟或略得著，即羸是故也。其友人楊巨源李涉白居易
亦知之而不以為非者，余嘗言其女而別嫁高門，乃當日社會所公
認之正常行為也。否則，微之為極熱中功宦之人，值其而
具羽毛以直声于朝之際，豈肯作此貽人口实之文，
廢為亂穢？自沮其進取之路哉！

復次此傳之文，固亦有可賅之處，即唐代貞元初年古
文運動，賓與小說之創造，有密不可分之關係。是其頤於
韓退之者，已別有論證，不重焉。更當時杜亞卿之著錄，第
以遺存其家，當時努力古文而思有所立文字者，皆不
限於昌黎一派，元白二家亦皆日主舊俗，後古之達者，不
過宗尚稍不同，猶飾音亦因之有別，後來遂湮沒不顯，
可也。

舊唐書李隆基元稹白居易合傳論略云：

聖朝因御用之館，高宗禮部奏，虞神策傳於前，
蘇李馳声於後，我何足言。自是口鼎，象牕，天人潤色之文，
咸共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不僻，徇摹者弊或至不
經。蟲蟲者局於宮商，故雖者流於鄭備。若品
調律度，揚推古音，覽更不肖皆當貫其文，未如元白
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宗要韻於晉，而明宗宋
先藻功於沈祖元和，主盟於王維王而昌黎元

之制策自之妻張儀梅文章之富麗，實治亂之根本。
贊曰：文章新體，建于永明，沈謝既往，元白踵生。

實始集舊唐書之筆法，乃代表通善文章之意。現於韓愈雖多非所厚生知，尚更而思之。文雖不能歸吾公之臺，見其辭藻雄渾，舉一及舊唐書之筆法，指揮拿捏，有照視者，其妙不可推知矣。是，在當時人一般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應推元白，而非韓柳，與歐宋重倚賴者固時具升降迥不相同也。

又元白長慶集序指制誥序云：

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誥，而約束不暇。乃日後累月輒以古道手足相，相至相信然之。又明身古入禁林，事事當手令。上好文，一日從宦官傳旨及此上曰：通事舍人不知書，便其宜宣，撫宣之外，不可。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惟中書、門下而余亦宣行者，文不能自足其意，率皆遠近，乍小變例，直而序之，若晝竹，表明天下之復古，而後繼來者之趣向耳。

白居易長慶集序，伍先生注本，自香山微之長慶集序，清文，第半，為百轉以七言，長句翻學天，樂玉次韻酬之，饑急未盡，加為六部詩。

制誥長慶詞高古。

自注云：

微之長慶，御知制誥，文格高古，始爲文作體，徒者效之也。

寅始集，今自以長慶事君制誥，有舊體、新體之分，別其所謂新體，即微之所主張，而鄭天所從同。

圖三⑧ 陳寅恪《讀鵞鶩傳》稿

復古 改官之公式文字舉體始
唐極言伍切確傳略云：

韓公著毛頤傳好用筆作之戲，張九齡之書翰，曰比見
舊事，多尚駭雜，多遺失之說，使人重之於前，以為欲
此種以異於今傳。

七 領唐者曰李學林史記之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者也。
始之皆以傳與人，著于紙上，傳五傳五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
者也。蓋筆之作為自叙之文有真情實事，毛頤傳則純為
流辭之筆，其食人之程度本應有有別。小說宜詳傳作
遇鵞，毛頤傳之不詳，乃常寫之傳此亦為一主因。昌黎集中
尚有一篇古文作小說，而成為之絕妙文傳，即石鼎群
句詩序。宋子瞻文考東坡論傳云：

今世方本首出賦，清本重複，但首出賦音似從事理有
所未盡而重複者，乃能見其曲折之詳。

白氏長慶集卷和答清序云：

頃在科誥向帝与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語，
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選六周則缺筆，意左抑
則言潔。然与足下為文，所長在此，所病亦在此足下
末序果有犯文體之說，今僕所和皆猶前病也。
侍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繁而歸其精焉。
據此微之文解，則作小說正用其句長，宜其傳出遇之工
也。

唐代古文運動能子雖以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公式文
字六朝以降本少詩體為正宗，西魏北周元曉曾一度將
古詩附以殿余，在昌黎平生著述中平淮西碑文，昌黎集
乃一篇古文體公式文字，誠可，柳開力敵王改革。

此文於唐虞夫段里而作體類其文傳于後世者厚作如何百韻之所以廣易之故有向題者不必論。惟就改草當時公文文字一端言則昌黎先點而後之成功何足疑也。至於北宋錢易知古文運動之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而不能忘其公文之聯體司馬君實見之不能為曰六文辭却內制之命聖朝追公文體之廢革其數若是是微之於此信乎草不不辭其事復次贊之傳中張生恐遺之說一似古人視之既前事可厭而不能解其真意所在太極云善不為文者也何為者此一段近於諱論耶？若趙彥衛家藏漫錄云：

唐世舉人先著詩名也。與人以姓氏造清主司，坐後投獻所業，而翰數日又指謂過老矣，如慙怪錄傳奇等，成自是其直此等文備眾體，可見史才詩筆，詳論之。

據此小說之宜備衆體，譬之傳中乃清之說即有詳論，舍目真者待即所謂舊筆，叙述熟懶即研得史才，當留于小說文中不得不備是者也。

至於傳中所載諸事，雖經至性之考證者外，其如普救寺、宣州、高僧傳、高僧傳、武陵賦、福嚴禪師、荳荳蒲州普德院記、貞元十五年十二月庚午乃丁酉諸條，終無之信為遺錄，他則此傳亦貞元朝之官史料，不僅為唐代小說之傑作已也。

稿傳鶯鶯讀《恪寅陳》圖三

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始於一九二八年，到二〇〇八年就是八十週年了。史語所創所伊始，即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在《集刊》的第一本第一分中，傅斯年所長發表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提出新材料、新方法、新工具、新問題等主張，這些主張不但影響了《集刊》文章的風格，對近代史學界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目前為止，《集刊》已持續出刊近八十年，在近代中國，大部份學術刊物倏起倏滅，能持續到八十年的學刊，確實不多。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不能不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成果。

除《集刊》外，史語所還出版專刊、單刊、田野工作報告、資料叢刊、目錄索引叢刊等，近二十年來，更有《新史學》（與台灣史學界同仁合辦）、《古今論衡》及在世界漢學界素有聲譽的 Asia Major 等刊物。

史語所從創所開始一直到今天，都是一個多學科、跨領域的研究所，所包含的學門基本上有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文字、文籍考訂等，所以《集刊》所收文章的門類也就相當多樣。過去一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界迭有要求，希望重印《集刊》，作為學術研究的參考。但是《集刊》卷帙浩繁，不易查索，究竟以何種方式呈現比較方便讀者，確實頗費思量。北京中華書局是卓負盛譽的出版單位，他們在獲得史語所授權之後，提出以類相從的辦法，出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這種出版方式可以同時方便個人及機構，使得《集刊》文章能到達更多需要參考的人手中。

文章分類特別困難，在編輯的過程中，協助檢核分類者，依各卷順序為：語言所何大安先生，史語所陳昭容女士、邢義田先生、劉增貴先生、劉淑芬女士、柳立言先生、劉錚雲先生、李永迪先生、陳鴻森先生、王明珂先生等，另有張秀芬女士、陳靜芬女士協助整理，附此致謝。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王汎森 謹誌

凡例

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以下簡稱《類編》)所收論文,取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集刊》)1928年第1本第1分至2000年第71本第4分。《集刊》2000年以後所刊載論文,待日後再行續編。

二、本次類編,根據《集刊》所刊載論文涉及的研究領域,分為六編,其中《語言文字編》、《歷史編》下設卷,具體編、卷名目如下:

語言文字編(音韻卷、語法卷、方言卷、文字卷)

歷史編(先秦卷、秦漢卷、魏晉隋唐五代卷、宋遼金元卷、明清卷)

考古編

文獻考訂編

思想與文化編

民族與社會編

其中,《思想與文化編》中“文化”為廣義的文化概念;《民族與社會編》涵蓋民族、生活禮俗、科技、醫療、工藝等方面;涉及跨斷代內容的論文,以最早斷代為收錄原則;論文具有多重性質者,以“研究者使用需要”及“論文重點”為歸屬各編(卷)的標準。

三、為體現《集刊》的辦刊宗旨,現將蔡元培先生撰寫的《發刊辭》、傅斯年先生撰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置於《語言文字編》、《歷史編》、《考古編》、《文獻考訂編》、《思想與文化編》、《民族與社會編》所收論文前;《語言文字編》另增置傅斯年先生提議之《本所對語言學工作之範圍及旨趣》一文。

四、《類編》各編(卷)所收論文,均按刊期排列。為便於閱讀、查檢,各編(卷)目錄置於書前,《集刊》(1928—2000)《類編》總目置於書後;頁眉處標示本編(卷)通碼;頁腳處保留原刊頁碼;各篇論文文末附注原刊刊期,以“出自第某本第某